

从“军礼之威”到“顽石之萌”

“苏超”吉祥物也卷起来了

2026年“苏超”已经开赛,在一群萌萌的吉祥物形象中,镇江队和徐州队独立设计的“镇威威”和“球抱豹”让人印象深刻。这两只吉祥物一经发布便迅速出圈。

两只吉祥物的千年“前身”

镇江的吉祥物名为“镇威威”,它以江豚为原型,融合“战神”精神内核创造。其中,“战神”灵感源于镇江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罇于”上的人面纹形象。

1985年4月,一组三件大小成序的青铜人面纹罇于在镇江谏壁王家山春秋墓出土,现藏于镇江博物馆,成为镇江作为吴文化重镇的重要物证。罇于作为一种古老的青铜打击乐器,在古代战场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功能是与鼓配合,用于战争中的指挥进退、号令三军。这件国宝级文物器身圆实、肩部宽阔,上方浅浮雕的人面纹像带着青铜时代特有的神秘感,让观者仿佛置身于春秋战场的金戈铁马之中。

青铜人面纹罇于,一组三件。大小相递。器形纹饰相同,大者通高56.5厘米、口径24.5厘米;中者通高49.6厘米、口径22.3厘米;小者通高43厘米、口径20.8厘米。

考古发掘证明,目前存于各地博物馆的罇于仅150余件。其中陶制罇于20余件,青铜制罇于120余件,而王家山等墓发现三个一组的罇于表明至少在春秋晚期吴地已使用编罇于了,这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将一件凌厉威严的军礼器,转化为一只赛场吉祥物,这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想象力的文化再生。“镇威威”以罇于的“战神”精气为骨,将“勇毅与谋略”的军事象征转变为球场上的“掌控力与冲锋姿态”。

如果说镇江的吉祥物走的是“阳刚硬核”路线,那么徐州的“球抱豹”则展现了文物活化中呆萌与凶萌的二元对立。“苏超”徐州赛区吉祥物“球抱豹”甫一发布,便因其双版本设定引发热议。据设计团队介绍,这只豹子的设计灵感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直接取自徐州博物馆珍藏的一件西汉文物“石豹镇”。

这件石豹镇于1994至1995年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以青灰色大理石雕成,长23.5厘米、高14.5厘米。在汉代,“镇”是用于压席子四角的实用器具,因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尚处于席地而坐的阶段,为了避免席角被风吹起或行走时移动,贵族阶层便使用石雕或金属制的“镇”来固定席子。徐州博物馆的这件石豹镇采用圆雕技法,豹体肥硕,双目圆睁,双耳直竖,脖颈上佩戴着华丽的嵌贝项圈,长尾从后腿间反卷于背上。它既保留着猛兽的威猛,又因憨厚肥硕的体态和侧卧的姿势而显得雄健温驯,寓庄于谐,妙趣横生。

石豹镇是谁的玩宠?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照建告诉记者,它是在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其墓主是第一代楚王刘交,这只石豹镇应该是他的心头好。

“球抱豹”的精妙之处在于,设计团队并未简单地将石豹镇的形象卡通化,而是保留了文物原型威严与憨

厚交织的特质,并在此基础上裂变为“呆萌版”与“凶萌版”两个版本。前者憨态可掬,主打亲和力;后者霸气侧漏,彰显竞技体育的对抗精神。一件两千多年前的楚王陵随葬品,就这样以毛绒玩具的形式,走进了现代球迷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文物系”吉祥物总能戳中人心?

以文物为原型的萌宠玩具走红并非孤例。

近年来,那些脱胎于文物的吉祥物,往往比凭空设计的卡通形象更具感染力。

对大部分年轻受众而言,博物馆展柜中的青铜器、石雕俑距离自己非常遥远,但是,当一件两千年前的文物被做成可以玩弄的毛绒公仔,以一种轻盈、幽默的姿态走入生活,历史与当下的距离感便立即缩短。

西安博物院以唐代鎏金走龙为原型开发的“跑跑龙”IP,衍生出23个品类的文创产品;陕西历史博物馆与西安碑林博物馆推出的“唐妞”与“昭陵六骏”毛绒玩偶,以“反差萌”的姿态成为年轻人争相拥有的“文化新宠”;三星堆博物馆以青铜神树上的立鸟为原型开发的“神鸟啾啾”系列文创,在保留文物头冠的基础上,将神秘修长的神鸟转化为圆润可爱的玩偶,销量可观;苏州博物馆的吴王夫差毛绒剑和越王勾践毛绒剑,也是主打反差萌,火出了圈。

在体育赛事中,吉祥物是城市形象的集中投射。此次“苏超”比赛,江苏十三座城市分别量身打造了“嘟嘟”系列吉祥物,南京的鸭嘟嘟,扬州的鹅嘟嘟,苏州的蟹嘟嘟等,都具有地方特色。而“镇威威”与“球抱豹”另辟蹊径,超越了简单的“特产标签”,触及了更深层的历史文脉。看到“镇威威”的造型,人们想到的是镇江的千年文化底蕴;看到“球抱豹”,人们触摸到的是“五省通衢”的汉风豪情。

这种将文物转化为地方身份标识的做法,其实早有先例。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的官方吉祥物“篮焰儿”,以东汉石辟邪为设计原型;杭州第19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琮琤”,其名字直接源于文物玉琮,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这些案例一再说明,当吉祥物与一地最深厚的文化基因产生共振时,它所激发的认同感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在“苏超”的球场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只可爱的吉祥物。当一只脱胎于罇于的“小兽”在球场边振臂高呼,当一只脱胎于西汉石雕的萌宠在球迷手中传递,深藏于博物馆的文物便走了出来,在体育赛场上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汉·石豹镇



青铜人面纹罇于



“球抱豹”



石椁上的“开者即死”

“开者即死”是真的吗

近日,“李静训和她的时代”在国博盛大开展,刻于其棺槨之上的“开者即死”四字再次引发全网讨论。

李静训,字“小孩”,9岁夭折。她的外婆是北周皇太后、隋文帝的女儿杨丽华,杨丽华十分疼爱她,给予厚葬。1957年,李静训的墓在西安玉祥门外被发现,考古人员在其石棺内发掘出200余件珍贵随葬品,其刻有“开者即死”石棺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李静训和她的时代”在国博开展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得到全网关注,尤其是诅咒盗墓者的“开者即死”四字再度引发热议,网友戏谑地询问,当年那几位考古人员后来怎样了?

其实,自石棺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后,很多参观者都曾询问过这个问题。该馆解说员白雪松近日在微博发文回应了这个热门话题:“李静训墓是由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于1957年8月在西安城墙的玉祥门外发掘的,当时考古所得到消息后,委派唐金裕、张瑞荃、王屏章等抵达工地,唐金裕是发掘报告的执笔作者,也是当时现场主持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之一。这三位同志在网上的个人信息都极少,搜索知网‘作者’一栏,张瑞荃和王屏章的文章完全没有,唐金裕先生的文章上世纪80年代末还在发表,说明先生健康长寿且一直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微博上,白雪松也解释了后来为什么没有张瑞荃和王屏章消息的原因。他在翻看考古界前辈吴梓林先生的文章《回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文后,发现“考古所创建不到三年,物资变得相对匮乏,考古所实行人员精简,参与发掘李静训墓的王屏章、张瑞荃等同志响应国家的号召回到了农村,这大概也是后来在知网上找不到两位前辈文章的重要原因”。

李静训石椁上的“开者即死”四字非常有名,但并非个例。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发现,北齐《元子邃墓志》、隋《李吁墓志》、唐《柳山涛墓志》、《苏崇侠妻张氏墓志》都有类似咒语,往往还预测“九百年后”“三千年后”有某某(姓或名)挖我的墓,他必死!还有“灭门”等。比如唐《柳山涛墓志》:“葬后一千三百年,乃为黄头所发,其所开发者,当更好埋藏之,若不好埋藏者,凶不出年。”唐《苏崇侠妻张氏墓志》:“急急如律令:忽有程陆开此墓,必灭程氏。”历史博主“木岛主”也发现,山东博物馆藏隋代徐之范墓志,最后也写有类似咒语:卜此葬地得泰卦后一千八百年为孙长寿所发,所发者灭门。

事实上,这类文字是针对盗墓者的诅咒,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烈巫术色彩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古代,科学并不发达,人们相信语言的神秘力量,试图通过这种恶毒的“咒誓”,吓阻盗墓者。至于当年发掘李静训墓的考古人员,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让这位备受宠爱的小女孩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如今,李静训墓中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在国博展出,正是考古学“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理念的最好体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